



清明，雨中的思念

何志平

今年屬實獨特，先有丙午赤馬六十年難得一遇、元宵月色滿月與六星連珠奇觀同現、二月二龍抬頭與春分罕見相逢，再是明天清明節與西方復活節撞日跨文化的生死重合。人間四月，清雨潤春，草長鶯飛，輕風綠了堤岸，一切看上去再尋常不過，只是時光恰好、曆法相合，令一日雙節、一念死生落入人間煙火，平淡而又動人心魄。

記憶裏每年這個日子，香港總是濕的，細雨輕拂着衣角，彷彿上天也懂得人間悲慟，淅淅瀝瀝，纏綿綿綿，如同剪不斷的思念，網住心扉，暈開淡淡的惆悵。去年清明，我撐着傘，沿着順德郊外的小路朝着山坳墓地慢慢走去。雨不大，卻綿密，打在傘面上發出沙沙輕響，像是誰在耳邊低聲絮語。滿山樹木鬱鬱蔥蔥，綠得深深淺淺，每一片葉子上都掛着晶瑩的水珠，顛巍巍的恍若稍一觸碰，就會滾滾滾下來，消失不見。遍地野花，肆意綻放，左一叢，右一片，紅的、粉的、黃的、紫的，色彩斑斕。腳下苔痕斑駁的岩石下，幾簇不知名的花兒正開得熱鬧，即便無人欣賞，也盡情怒放。縱使風過落英如雪，卻見嫩芽已在飄零處萌發新綠。原來這凋零與新生，竟是同一世界、同一株樹上的兩片葉子。就似那些離開及重來的人啊，把故事糅進我們的血脈，把笑容刻進四季的輪迴。

墓地就在前方山坡上。遠遠望去，一排排墓碑依次而立，在風裏雨裏，在年年歲歲的等待裏。走近了，有些碑上的字跡已被歲月侵蝕得稍許模糊。父親墓前的松柏依然高聳、青翠欲滴，卻莫名顯出幾分荒涼。奉上一束鮮花，擺上貢品，幾縷清香裊裊升騰，我與他，生命

與死亡，一個蓬勃，一個沉寂，就這樣隔着一塊冰冷的石碑，在雨天靜靜地對峙。千言萬語都哽在喉間，卻終究化作無聲的沉默，只有往昔回憶如潮水般湧來，曾經那些溫暖懷抱、關切話語以及一家人圍坐的煙火時光，沉澱在心底永不逝去。

小時候我看到墳墓總是有些驚恐，待到懂事後逐漸知曉有親人躺在那裏，我才明白，原來幼年害怕的，是別人日思夜想都再也見不到的人。一年一清明，一年一追思，在去往祖先墓園的路上，先是祖父牽着我走，他走得快了，我要小跑才能跟上；後來我與弟弟在中間，父親在前面；如今，我走在前面，女兒跟在後面。三代人，同去掃墓祭祖，祭拜的是祖先，也是思念，是敬畏，更是家風傳承，是敦親睦族。我們要讓離去的人走得寧靜，更要讓活着的人活得安心。那滿眼盎然的萬物復甦與春天生機和生氣，其實就是生與死的無聲對話，既是生對死的力量，也是死對生的一種延伸。

有段時間我常與人分享《西遊記》第九十八回過凌雲仙渡之情節，唐僧師徒在凌雲渡踏上接引佛祖的無底船。因船底空虛，唐僧失足落水，幸得撐船人相助而拉回船上後，上溜頭決下一具死屍，他大驚。悟空笑道：「師父莫怕，那個原來是你。」八戒也道：「是你，是你！」沙僧拍着手也道：「那是你！可賀可賀！」凌雲渡為凡俗和佛國分界線，象徵超越與蛻變，寓意心靈超出三界束縛，達至更高境界。唐僧西天取經，只有過了凌雲渡方能脫去六塵，登往彼岸，修煉成佛。佛祖顯現的死屍恰是對其心神天君的挑戰，死亡是無底的船，

漂在無底的河上，「你」已超脫死亡，「你」看見自己死亡，河、船、屍體、「你」、「我」皆呈現於另一維度，是摒棄舊我、重塑新我、涅槃重生。他們在無底船上反璞歸真，破除我執，喜悅凡胎，徹底擺脫世俗羈絆中的「假我」「幻我」，從「有我」找到自身真面目達至「真我」。

所以，清明從來不只是哀思，而是對生命更深層次的解讀。一個人逝去，並不會徹底抹除掉所有，死亡不是終結，而是前往另一個維度世界，且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。人們一定會通過一些介質和動作與其保持「聯繫」，找到可長久延續的方式。我們只有在掃墓踏青中不忘來路、始知歸途，才能真正認識死亡、接納死亡，方能向死而生、重生自己。所謂「因我禮汝」、拜者自拜，我們在墳前祭拜的並不僅是親人本身，而是我們自己的過去、現在和將來。墳墓裏的人可能歷經十代甚至更多代的傳承，他們的基因中承載着其之故事、遭遇和情感。祭拜，其實是一場與自身體內基因的深度對話，拜的是善心、專心、誠心、耐心、恆心，以謙遜之心領歲月教誨，以虔誠之態敬來日方長。清明節，這個特殊時刻，我們以祭拜秉教加持，遇見更完整的自己。生命亦因此更有意義，這個世界更加值得我們奮

進。我清理完野草，雨停了，天邊露出一角淡藍的天，像被淚水洗過，清澈而明亮。轉身下山，春風又一次吹遍了整片山崗。年年清明，雨絲依舊，思念依舊，只是前來憑弔的人漸漸老了，故去長眠的人漸漸多了。遠處傳來布穀鳥的叫聲，一聲，一聲，催人歸去。該走了，有些告別，從來不是為了結束，而是為了在年復一年的「再見」裏，練習如何記住，如何延續，且用最好的方式將他們留在世間。

一去一回，又是一年。「新柳抽芽雨水深，笛聲悠悠繞紙窗。錦旆十里，遙望杏花村，聞潮濕蟲鳴。清明時節淺，有人見春天，有人念故人。」而我要在明天，去看一個人，見天地、見眾生，然後見自己。打破混沌，回過頭來，「是我，是我，真的是我」。



▲近日，江西省南昌縣鳳凰溝景區櫻花進入盛花期。 新華社

七日談

(香港篇)

粵語版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在滬上演

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改編自同名電影IP，講述了鎮鎮少年勇敢追夢拜師學藝，歷經磨礪舞起獅頭創造奇跡的熱血勵志故事。全劇在音樂、舞蹈和舞獅的交匯演繹下徐徐展開。

開啟第三輪巡演

作品還被稱為「大灣區共創」，其主創團隊來自香港，部分演員則來自內地和澳門。高世章擔任作曲、編曲，岑偉宗負責作詞，著名編劇張飛帆執筆改編。本次在上海的演出，由知名音樂劇演員鄭君熾和青年演員陳科銘共同詮釋阿娟一角；「大灣區哥哥」林曉峰首度出演鹹魚強；陳潔儀再度回歸；還有馮志佑、陳冠鏗、劉兆康、文斐揚等一眾演員。

首次將作品帶來非粵語環境演繹，主創團隊表示並不太擔心。岑偉宗認為，粵語的聲調很豐富，本身就蘊含着音律之美。其次，好的藝術作品是不需要通過詳細的語言表述的。

該劇製作人、廣州大劇院副總經理陳睿表示，有電影珠玉在前，改編成舞台劇還是很有壓力。正如劇中所言：「放棄縱有萬般理由，堅持只須一個就夠。」經過反覆打磨，音樂劇對電影內容進行了大膽取捨，刪去了許多支線情節。如今開啟第三輪巡演，從木棉花開的地方來到玉蘭花開的地方，希望作品可以感染更多觀眾。

在上海演出前夕，劇組與媒體短暫分享了參演心得。劇組「新人」林曉峰笑稱，他是被好兄弟陳小春「騙」來的，進了劇組才發現「苦不堪言」。讓鄭君熾難忘的是，整個排練廳都瀰漫着藥油和按



▲(左起)林曉峰、岑偉宗、費元洪、陳睿、陳潔儀、鄭君熾、陳科銘與媒體交流。 大公報記者張帆攝

摩膏的味道，足見大家的辛苦。陳科銘亦表示，開始的時候每天都會累到睡不着，慶幸手拿着的獅頭能夠替他暫時掩飾臉上的不適。

但也正是這樣「痛並快樂着」，讓主創從各自飾演的角色身上獲得了更多前行的力量。林曉峰說，相信很多人在看完劇之後，一下子會充滿力量。鄭君熾認為，阿娟雖然經歷很多困難，但沒有迷失過、忘記自己的初心。陳科銘亦認為，追夢遇到挫折沒關係，只要「心中有鼓點，你就是雄獅。」

從普通話版到粵語版，陳潔儀都飾演阿珍這個角色，可謂劇組中最資深的演員之一。她說，阿珍的堅強，展現了很多女性的共同點：真的要面臨無依無靠的時候，可以堅強到讓很多男人自愧不如。要演好這樣一個角色，必須用時間慢慢打磨。

部分圖片：上海文化廣場提供

首度走出大灣區
跨越語言直抵人心



繼去年3月在上海成功上演後，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以粵語形式回歸，於4月2日至4月5日亮相上海文化廣場的原創華語音樂展演季。這也是該劇首次走出大灣區巡演。主創團隊認為，參演該劇不僅從角色身上獲得了啟發，更堅信這部熱血之作傳遞的情感和力量，能夠突破語言的限制，向世界講好中國故事。

大公報記者 張帆上海報道



▲粵語版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劇照。

《GHOSTLY, GODLY》實驗展覽亮相黃竹坑

【大公報訊】記者徐小惠報道：在黃竹坑工廠大廈M Place 33層的高空空間，一場跳脫傳統藝術機構框架、強調策展語言原創性與地方性的策展實驗——《GHOSTLY, GODLY/人間》正在向公眾開放，展出武雨濛(Cici Wu)、Simon Liu、夏碧泉(Ha Bik Chuen)以及論電影院(On Kino)等多位跨代際創作者，透過影像、裝置、繪畫、檔案與資料等多種媒介展開的對話，在不同創作方法與歷史位置的交織之中，共同重構一份屬於香港的現代性敘事。展期至4月8日。

本次展覽由萬豐擔任策展人，由拾壹慈善基金會支持。策展人萬豐現場介紹表示，今次展覽以香港的「鬼神」為切入點，展示多位藝術家

術家的新作品，探討香港生活狀態與傳統信仰的關係。展覽將「幽靈學」及民間信仰轉化為觀察工具與工作方法，用以辨識那些來自歷史、卻持續滲入當下的文化痕跡。

展覽空間分為內外兩部分，外部為大落地窗、光纖通透的空間，內部以近似黑盒劇場的形式呈現Simon Liu為本次展覽特別創作的全新影像裝置作品，使快速、躁動而夢境化的城市影像在暗室中流動，與窗外平靜、日常的景觀形成強烈的感官對比，在精神性表層與裏層的拉鋸中，揭示出都市景觀下那份似有而無的幽微聯繫；夏碧泉包括「龍」系列三件一組的門板版畫母版以及《眾生相》版畫，從極為個人的生命經驗與時間意識出發，呈現與當代創作者切身相關的關於香港、歷史與傳統的討論。

拾壹慈善基金會創辦人何凡表示，希望能通過在地性的展覽推出更多的年輕藝術家，未來還會加強對策展人的支持，「讓年輕的朋友有更多的機會可以展示、可以有更多的做實驗性項目的機會。」

圖片：大公報記者徐小惠攝



▲夏碧泉《眾生相》版畫作品。

◀展出的影像裝置作品近似黑盒劇場形式。



▲粵語版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劇照。



▶音樂劇《雄獅少年》上海站演出活動現場。

林曉峰：陳小春就是我的「鹹魚強」

林曉峰在現場專門感謝了自己的好兄弟，也是普通話版《鹹魚強》飾演者陳小春。阿娟因為遇到了這樣一位明師技藝突飛猛進，而現實中陳小春就是林曉峰的「鹹魚強」：陳小春把參演過程中的難點、要點都傳授給林曉峰。「在哪裏要踩下去，哪裏踮起腳……」林曉峰慶幸的是自己不僅有陳小春這樣的好朋友，還進入了《雄獅少年》這樣一個專業劇組，對他是一個很大的提升。

粵語音樂劇 廣受歡迎

上海文化廣場劇院管理有限公司總經理費元洪介紹，近年來內地觀眾對於各種語言和方言的作品接受度越來越高。此前，以《大狀王》為代表的多部粵語音樂劇，在上海都是叫好又叫座。因此，他對粵語音樂劇在大灣區以外演出充滿信心。今年八月，《大狀王》將再度歸來。另外一部作品則是由司徒慧焯導演的《邊城》。